

名人面對面

■甘志強的「盆景2」



■甘志強大型作品「倒影」。



籠外籠內的都是藝術世界

在大家心中，鳥籠有甚麼用途？當然是用來「裝」鳥！但如果你發現，籠不是用來裝鳥，而是裝一件藝術品的話，你會有何感覺？早前，筆者到訪本地著名藝術家甘志強的工作室，看見滿室都是鳥籠，不同大小，每個鳥籠的材料也不一樣，有的放在枱上，有的放在地上，有的吊在天花板，最重要的是他最新的鳥籠系列——使用黑麻石及亞加力膠片製作而成，再融合中國水墨藝術，給筆者一種感覺——彷彿用電筆在石上雕上的中國風景畫，它呈現出一種反白的效果。在透明的亞加力膠片上畫的水墨畫的特別之處在於虛中見實，可看到板上的畫，同時有一種穿透感，玩味十足。

「很多人都不知我曾學過中國山水畫，只知道我有很多以鳥籠為主題的作品，或者因為曾在購物中心展出不少作品，使人以為我是廣告出身。今次用這兩種物料，可說是一種挑戰，而融合水墨藝術，其實是重拾支筆而已……」

甘志強自言只會「密密手」創作，很怕對着陌生人說話，但在筆者眼中，他其實非常健談。

香港既吸收中國傳統文化，同時又融合西方文化，取其長，重視傳統之餘亦求創新，再結合本地的人文精神，發展出今時今日的水墨文化藝術。經過上世紀六、七十年代新水墨的發展歷程，八、九十年代的藝術家積極作多方面的探索，尋找水墨藝術的可能性。水墨藝術家已經發展出自己的領域，不會受任何一個流派影響，也不執着於中西老調子，因而更進一步混合其他媒體。

如果大家去過剛結束的香港國際古玩及藝術品博覽會，便可以在Galerie Ora-Ora的展位看到甘志強四件最新鳥籠作品，包括以麻石為材料的「林」及「盆景3」，以及以亞加力膠片為材料的「森」及「盆景2」。將水墨藝術與不同物料結合，創造出非水非墨的新景象，甘志強利用這些水墨新元素呈現出水墨藝術的無限可能性。

問：鳥籠是不是已經代表你？

答：自1993年開始，我以鳥籠作為創作題材，曾多次參加香港及海外的展覽，有些作品更被香港藝術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收藏，鳥籠似乎已成為我的創作語言。這麼多年來，我仍在不斷突破種種框架，尋找其他可能性，我希望透過物料、外形、體積、技術，以至作品觀觀者的互動等各方面的突破。對我而言，鳥籠不是一個框框，這個「外形」並不妨礙我的創作。

問：鳥籠對你來說，是限制還是具有其他的意義？

答：你之前也可能在不同的展覽中看過我的作品，好像2002年在香港藝術中心放置的「僭越」，那是4層樓高的鳥籠裝置，2007年製作的「自由·行」及「暫借空間」，都是一個外形酷似火箭的巨型鳥籠。我去年在上海大時代廣場展出的鳥籠——靜若處子而又蓄勢待發，籠內的橫枝上約有40至50個綠色人形公仔，公仔的頭部用細小的竹雀籠製成，作品的創作靈感源自對太空的想像，寓意隨着人類文明及科技進步，火箭可飛往太空暫借太空空間。其實，我的作品常出現鳥籠與飛行兩種矛盾的符號，你可以視為現實與夢想之間的衝突，但採用鳥籠來創作，也可以說是純粹喜歡和覺得好玩。我的靈感源於經常出入的雀仔街、花園街一帶，在這些街道上流連感覺很舒服。熱鬧的城市中有這些街道，可以看到花鳥、蟲魚，讓人接近大自然。我之以前用過不同的材料來創作鳥籠，如竹線、木等，形狀變化無窮，不只是四四方方的形狀，我曾創作過水果形狀的鳥籠，把鳥籠當作基因，將它改造和改變，成為各種水果如蘋果、楊桃、蜜桃等。這樣不是很有趣嗎？

問：這次來到你的工作室看到的「林」和「森」究竟有何特別？

答：以「林」為例，在四面亞加力膠片上，用油性顏料繪上中國傳統園林圖案，籠中更特別鑲了一條半透明的「樹枝」，由於亞加力膠片的透明特性，能製造出水墨滲透的效果，所以從不同角度欣賞，都可感受到中國傳統盆景的味道。「森」則很不同，採用了黑麻石為材料，在表面用電筆刻出園林風景的圖案，赫然成為一幅反白的中國傳統風景畫，配上黑麻石的質感，令人有一種實中見虛的感覺。

名人短打

Vernon Ellis爵士：軟實力有巨大實力

Sir Vernon Ellis在去年3月出任英國文化協會(全球)主席，並在去年12月授勳為爵士，表揚他對英國藝術的貢獻。Sir Vernon Ellis爵士早前訪港時，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午餐宴會中談到「軟實力」，以及國家之間建立互信關係如何有助帶動經濟增長。

「在這個不穩定的年代，加上經濟及社會動盪，軟實力往往被低估了。軟實力無助開拓疆土，但可以帶來合作機會。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，軟實力可以幫助我們善用資源，達至持續存活的目標。身處瞬息萬變的世界，我們一直尊重多元文化，堅持對話與溝通，積極應付各種挑戰。開展文化推廣工作時，我們把藝術視為基石，與教育、社會發展及學習英語等齊觀。」

「今天的世界已經由單極過渡到多極，世界排序已經過時，現在世界更多的是聯繫。現在的國際情況是：歐洲經濟變得一團糟，每天都看到希臘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相關新聞，美國近年來亦有着深層次的政治矛盾。在亞洲，也有它的問題，例如香港匯豐大量裁員，中國雖然經濟增長很可觀，但仍要面對貧富懸殊、移民等問題，還有地產市場前景不明朗的狀況。所以，全世界都充滿着不穩定的氛圍，並且蠢蠢欲動。」

「全球性合作很重要，因為世界面對的是互相牽連的風險，對話很重要，英文是一項資源，教育系統是一項資源，藝術與文化也是。我們通過文化節、展覽、電影、比賽等展現軟實力，藝術對經濟增長很重要，愛丁堡吸引了440萬遊客，每年能賺取1,000多萬英鎊。我們將好的藝術和文化帶到全世界，幫助藝術家們建立好的國際經驗，有助雙向發展。」

「軟實力的使用，推動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，從認識到機遇，進而建立信任。文化關係的影響力在於它的召喚價值觀，而非投射價值觀，因為最需要軟實力的地方通常是那些最脆弱和有困難的地方。」



■ Sir Vernon Ellis

何周禮：好的建築設計才可歷久常新

被譽為本港新一代最具影響力的建築設計師何周禮(Barrie Ho)，至今奪得超過八十個國際建築設計獎項，他的設計範疇廣泛，包括住宅、商場、酒店、公共建築等，其創作在功能及美學上總予人耳目一新之感，由他一手打造的公共建設亦深受社會大眾歡迎，Barrie認為：「在建築設計上，好的創作能反映到時代的特色，同時亦經得起時代的衝擊。」

「建築物能反映出時代、文化、民生，甚至經濟狀況，絕對是個不簡單的課題。不少人認為好的建築設計便等同於一系列國際知名的地標性建築，往往忽略了設計師背後的心。」

「相對於其他設計領域，建築設計除了需要達到一定的美學和比例標準外，還牽涉到很多學問。簡單而言，建築物有很多條例要遵守，有一定的規範，我們現在看到的設計，背後定有其原因：為何現在的建築大都興建得四四方方，只會向高空發展？答案可能是地價貴，設計師希望能用盡每一寸空間。在真正把設計實踐出來時，還得考慮到環境、建築物用途、客人實際需要等因素。」

「我去年接手位於灣仔堅拿道天橋底(即鵝頸橋)的項目，為該處的婦女組織進行翻新工程。由於建築物位於橋底，限制比一般建築多，我們得作多方面配合，才可以靈活運用空間。我特意選用玻璃外牆，能予人光亮的感覺，一洗過去昏暗的形象，當光線透進建築物內，還可彰顯女性外剛內柔的特質。」

「如果以糖果來比喻建築設計，有些糖果起初很甜，慢慢變得無味；一些則在口內一段時間，味道才會滲出來，我會說建築設計是後者，需經年月來印證其價值。」

「我最近獲選擔任RADO雷達錶創星大賽(RADOSTAR PRIZE)的評判，其實不少著名設計師都是藉比賽闖出名堂，因為設計比賽大都富啟發性，能激發一些創新的念頭。參加比賽時，心理調整很重要，別把輸贏看得太重，將之視為過程便好。年輕人必須有夢想，才可保持原動力，而比賽的經驗對往後的創作之路亦有很大的幫助。」



■ 何周禮



甘志強簡介：1965年生於香港，96年作品入選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(香港藝術館)，99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視藝發展獎。其作品成為香港藝術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，曾在香港及世界各地舉行展覽。

■甘志強及其最新的「盆景3」

問：創作期間遇到甚麼問題？

答：從構思及設計開始，尋找材料、供應商、工具，到製造模型、測試、改良，直到完成作品，我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問題。我會先畫好草圖，之後再在石面雕上圖案，又或是畫在亞加力膠片上，說起來好像很簡單，但用甚麼石及膠片是很重要的關鍵。前者不可以用白石，只可以用黑石，因為白色的石要就着花紋上色，否則難以突出圖案，但出來的效果就好像石碑，而不是藝術品；後者要選一種不會變黃的亞加力膠。另一個問題是挑選電筆及Marker，我現在試給你看，如果便宜的電筆會很震及嘈，這支較貴的便穩定很多，而Marker筆我也選了很久，現在用的是日本品牌的，很貴，但可以畫出水墨畫的效果，可粗可幼，可尖可鈍。兩個亞加力膠片作品都配上一條用亞加力膠倒模製成的樹枝，我試過很多次，要做到不可以發黃，又不可以有泡，只能用法國的品牌，價格當然很高，還有黏合時，膠水很容易使人敏感……這些問題我都一一克服了。

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應該是我小時候曾學過水墨畫，大家都不知道我年輕時曾學過中國水墨畫，那些作品也曾參加過展覽，所以今次將鳥籠與新水墨結合起來，可以說是重操故業，而且效果令我很滿意。

問：在工作室看到不少綠色的作品，你很喜欢綠色嗎？

答：對，我一直很喜欢綠色，也很喜歡竹，所以工作室種了不少竹，之前有不少作品是用竹製成的，記得之前有一件作品叫「野生」，3米多高，我選擇用竹來創作，因為是在戶外展出，而且草地附近種了竹，所以就地取材。我的工作室還有一個天台，之後我會將牛棚工作室的樹移到那裡，因為我不再在牛棚工作室工作，所以這裡的天台將會變成一個果園。

問：你有沒有想過之後會怎樣創作？

答：我會嘗試創作一些體積較小的麻石鳥籠系列，或試試其他東西。

後記：

甘志強說自己很怕在陌生人面前說話，這當然有其個人原因，但對筆者來說，他其實並非如自己想像般怕怕及不善辭令。他在工作室走來走去，拿出創作草圖，即場用工具示範，又詳細地解說他的作品，令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各式各樣的鳥籠，對甘志強來說，早已成為代他說話的載體，所以他才很少說話。



■甘志強正在雕刻的情況。



■甘志強的「林」。